“剩女”现象真的存在吗？

文 |郭晓菁、聂日明（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比生孩子更难的是脱单？



2022 年 2 月 22 日，农历正月正月廿二，星期二，被称为史上最有“爱”的一天。新闻报道称，多地民政局当天的婚姻登记预约爆满，北京当天预约量已超 4700 对，有新人甚至凌晨四点就到门口开始排队领证。

凤凰周刊
05月20日 11:15 来自 微博视频号
【#520连民政局也开始卷#今天全国多地婚姻登记处爆满】每年的520都会迎来一轮结婚领证高峰，新人们很“卷”，为了领证蹲点抢号；民政局也自发“卷”，布置主题打卡点、举办集体婚礼……你身边有人在520领证吗？ 凤凰周刊的微博视频

来源：微博

和 222 这个千年难遇的日子不同，520、521 是年年都有，因为谐音“我爱你”，被称为信息时代的爱情节日。今年的 5 月 20 日，多地民政局出现了结婚登记的高峰。

从“222”到“520”，**“网红日期”扎堆结婚的场面背后，是结婚率和人口出生率的连年下滑。**权威数据显示，从 2013 年到 2020 年，结婚率在逐年下降，与此相对，离婚率已经连续十几年攀升。相应地，中国人口出生率已经连续两年跌破 10‰，2021 年出生率仅有 7.52‰，创下 1950 年来的新低，全年人口净增长仅 48 万人。

欢迎关注陆家嘴评论

出品单位：

SIFL INSTITUTE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



来源：网络

两会期间，生育议题受到众多代表的关注，多个和三孩鼓励政策有关的议案冲上微博热搜。然而根据国家卫健委 2019 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结果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我国城乡 15~49 岁未婚和有偶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 1.96，仅 7.4%的育龄妇女希望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生育意愿不高，实际生育率更低，七普时的生育仅有 1.3，已经处于全球极低生育率行列。



来源：微博截图

另一方面，和一些 OECD 国家 40%-60%的非婚生育率相比，我国依然是“婚姻-生育”关系联结最紧密的国家之一，目前九成以上的新生儿都是婚内生育，所以结婚是生育的前提。

比起不愿生孩子更紧迫的问题是，这届年轻人不急着结婚。

结婚率下降，一方面是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造成适婚人群总数下降，另一方面，是因为婚龄的推迟——大家并不是不结婚，而是结婚更晚了。2020 年办理结婚登记的人群中，20-24 岁年龄段占比降到了 18.6%，30 岁以上的人群则占到了 46.5%。

大城市的晚婚晚育现象更加普遍，年轻人的单身状态和过去相比要久得多，出现了“年轻时延”的现象。比如上海 2019 年户籍人口女性平均初婚年龄 29.09 岁，平均初育年龄 30.29 岁。无怪乎大城市的年轻人总觉得身边大龄“剩女”颇多，甚至自己很可能就是其中一员。

但事实是否真如人们所感知？我们根据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的最新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随着高等教育普及和城市化快速推进，无论男性和女性，初婚时间都出现了推迟，平均初婚年龄都在上升。但从统计数据看，**所谓的“剩女”现象并不存在。在性别失衡的宏观背景下，比起城市高学历女性的独身问题，农村低学历男性结婚难情况更普遍，更需要引起社会关注。**

年轻人婚龄推迟最直接的原因，除了婚姻成本的上升，还可能来自于二十年来教育程度的提升，城市化和流动人口规模的增加。

受教育年限的增长客观推迟了结婚年龄。2020 年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超过 50%，而 20 年前的 2000 年，仅有 10%的人可以就读本专科。教育年限的增加，直接推迟了人们步入社会和婚姻的时间。据 2019 年《人口学刊》上的一篇论文计算，每多接受 1 年高等教育，适婚男女初婚年龄将推迟 1.5 年。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五普），中国流动人口为 1.21 亿人，到 2020 年，这一数字达到了 3.76 亿，增长了两倍有余，这意味着全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离开户籍所在地，在异乡长期生活、工作。大城市吸引了更多的流动人口，比如上海的流动人口占到了四成，深圳则达到了七成。

2000 年，中国城镇人口比例 36%，乡村 64%，2020 年，这一比例恰好完全翻转。随着就业竞争愈发激烈，购房置业成本不断提高，背井离乡的年轻人，一方面背负着在新城市站稳脚跟的挑战，先立业再成家，另一方面远离了原有的社会纽带的约束，家人没法天天在身边催着结婚，结婚的外在约束有所减弱，而且大城市有丰富的娱乐活动和完善的公共设施，保障了人们在单身状态也能有较高的生活质量。

这种从高学历、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晚婚”，对于低学历、小城市和农村人群来说，形成了示范效应，婚育年龄的推迟从而成为了全国现象。

教育程度影响初婚年龄和结婚比例，但“高知剩女”并不是问题

“不结婚判刑是吗？”
“不结婚可不就得判刑。不结婚，再幸福也不叫幸福。”
——纪录片《剩女》

以色列导演 Hilla Medalia 和 Shosh Shlam 曾耗时四年，在中国拍了一部纪录片《剩女》（Leftover Women, 2019）。这是片中三位主人公之一，34 岁的“北漂”律师邱华梅（音）和大姐的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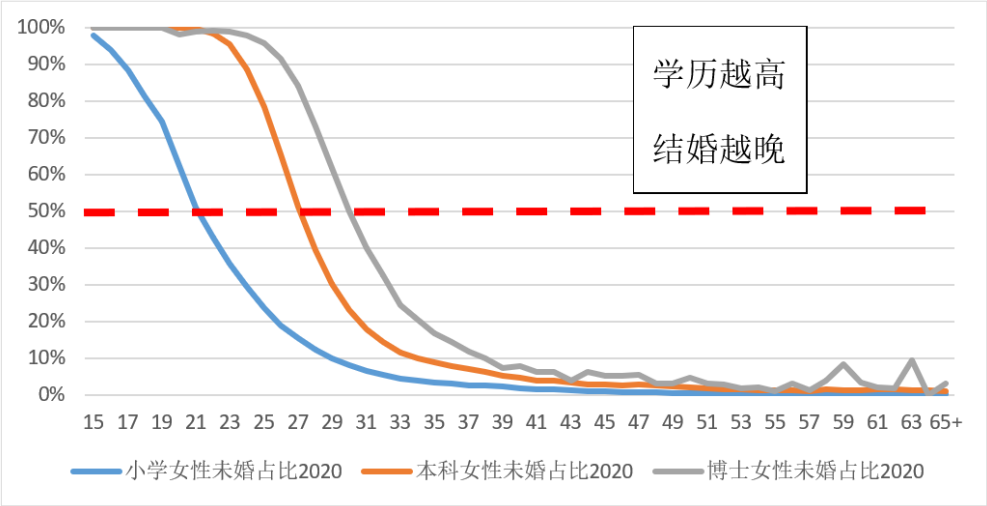


电视剧《我们的婚姻》截图

来源：微博

正在腾讯视频热播的电视剧《我们的婚姻》中，高叶饰演的高级白领黎小田也遭遇了妈妈的反复催婚，妈妈直言大龄剩女是社会问题。

这两段对话可以看作中国无数大龄未婚女青年所面临的社会评价的缩影。“剩女”的焦虑一直是社会和亲友津津乐道的话题。2007 年，这一词条被收入教育部发布的《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的汉语新词，被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27 岁以上仍然在婚姻上得不到理想归宿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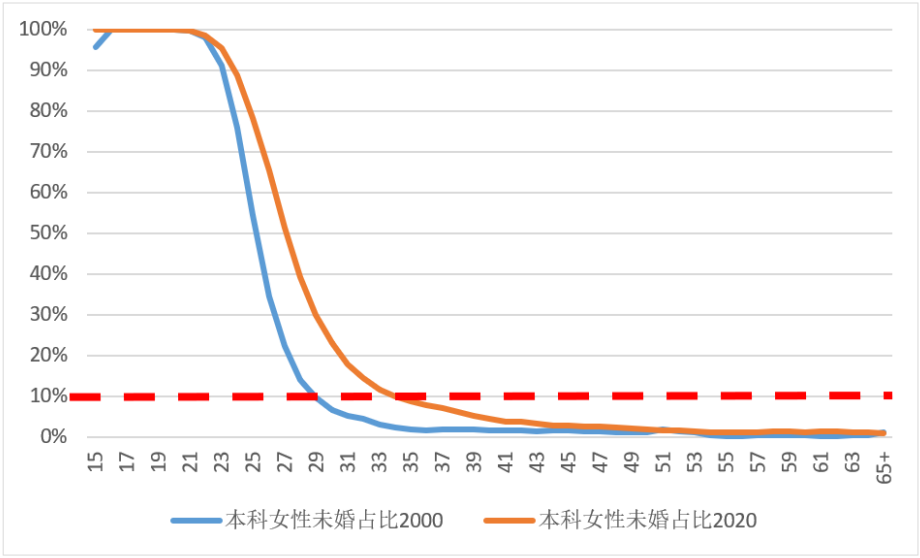
注：未婚=全体-有配偶-离异-丧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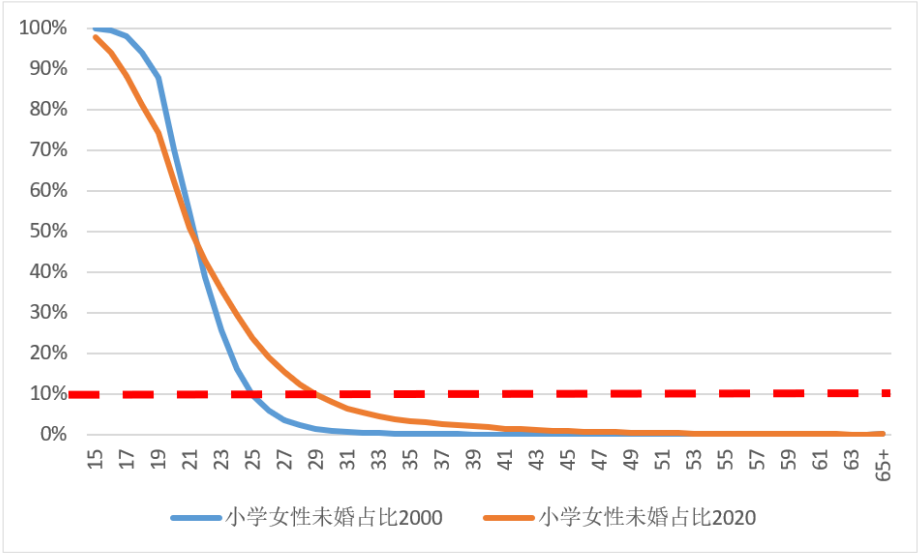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七普数据。

本文图表如无特别说明，数据均来自于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和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

教育程度的提升显著推迟了女性步入婚姻的时间，统计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七普数据中，大约一半的小学学历女性在 21 岁时就已经结婚，而本科女性几乎没有在 21 岁前结婚的，要到 27 岁初婚比例才达到 49%。博士学历女性则到 30 岁还有过半没有结婚。

其次，和 2000 年相比，2020 年的女性无论教育程度高低，集中“脱单”的年龄都在推迟。20 年前，超过 90%的本科女性会在 31 岁前结婚，但现在，达到这一比例的时间到了 34 岁。小学女性达到 90%已婚比例的年龄则从 25 岁推迟到了 29 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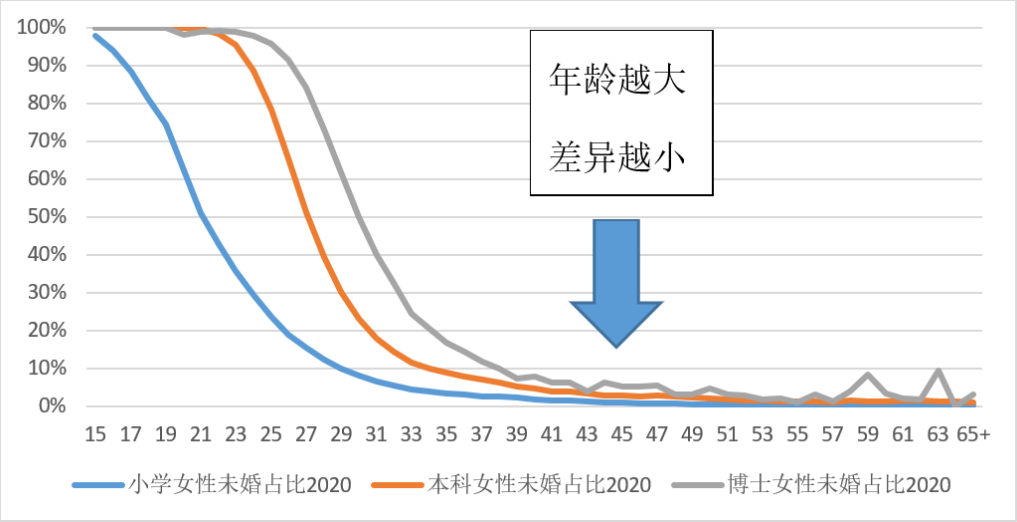


第三，无论学历高低，女性最终的结婚率都很高，这意味着绝大部分女性都能步入婚姻，女博士也不例外。

社会上提起女博士，大家往往敬而远之，女博士甚至被调侃为除男女之外的“第三种性别”。但七普数据表明，女博士并没有大家日常印象中那么难嫁。

的确，对女性来说，学历越高，平均初婚年龄越大。高学历晚婚现象的确存在，高学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也要高于低学历。但总体而言，如果有耐心把时间拉长，**绝大部分女性都会结婚，不同学历之间的最终差距很微小**。

30 岁的女博士未婚占比为 50%，高于本科女性的 23%，更远远高于小学学历女性的 8%，但 40 岁的女博士未婚比例仅为 8%，本科女性为 5%，小学学历女性为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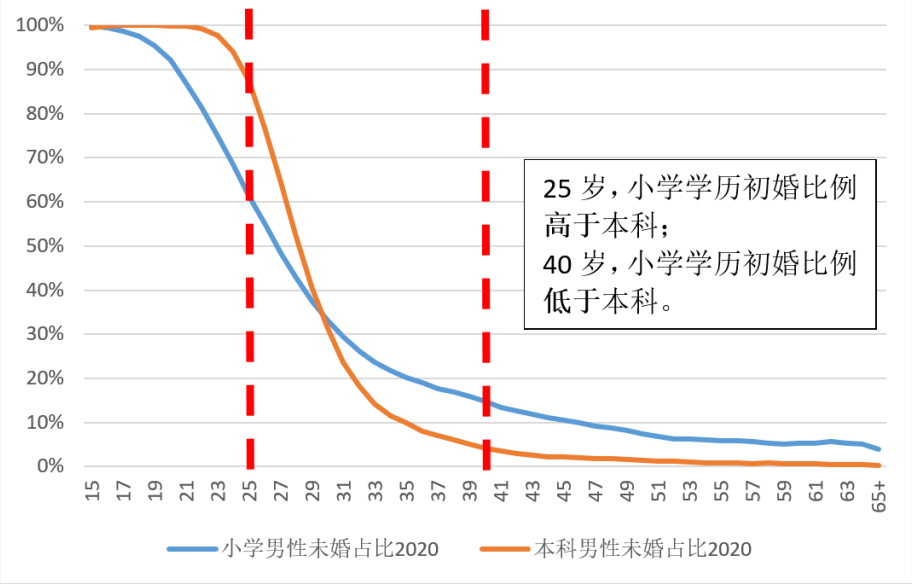
因而，从五普和七普数据来看，**所谓的“高知剩女”现象基本不存在**，她们不是不想结婚，更不是结不了婚。我们在身边观察到的高知女性晚婚、不婚的现象并非结构性问题，而是**婚姻市场短期、局部的摩擦**，一定程度上是女性主动选择的结果。

性别失衡挤压婚姻市场分化，农村低学历男性面临失婚困境

“女人念了几句书最难驾驭。男人非比她高一层，不能和她平等匹配。所以大学毕业生才娶中学女生，留学生娶大学女生。女人留洋得了博士，只有洋人才敢娶他，否则男人至少是双料博士。……这跟‘嫁女必须胜吾家，娶妇必须不若吾家’一个道理。”

——钱锺书《围城》

和女性不同，不同学历的男性在结婚率上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而且这种分化在未来可能进一步加剧。低学历的男性“结得早、剩得多”，高学历的男性则是“结得晚、剩得少”。



七普数据显示，一部分小学学历男性结婚较早，但另外一部分晚婚、不婚的概率也在变高；而本科学历男性虽然结婚年龄整体较晚，但基本上都会在 40 岁左右成功步入婚姻。

25 岁前，本科男生有 94%尚未结婚，小学学历男性未婚比例则为 69%，接近三分之一的人已经至少结过一次婚。同样是 40 岁，小学学历男性中仍有 15%尚未结婚，本科学历未婚比例均仅为 4%。

有孩子的父母学历匹配情况

男性 \ 女性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中职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未上过学	75%	19%	5%	0%	0%	0%	0%	0%
小学	14%	68%	17%	0%	1%	0%	0%	0%
初中	2%	21%	71%	1%	4%	1%	0%	0%
中职	1%	6%	33%	29%	19%	10%	3%	0%
高中	1%	9%	45%	4%	36%	4%	1%	0%
大学专科	0%	2%	16%	12%	18%	39%	12%	0%
大学本科	0%	1%	7%	7%	10%	26%	47%	3%
研究生及以上	0%	0%	1%	3%	3%	16%	45%	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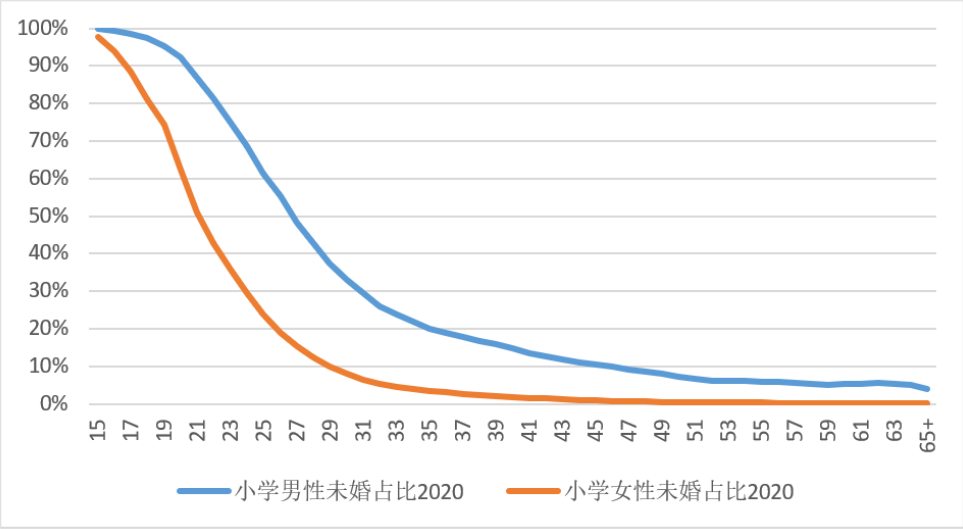
数据来源：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

注：图表中百分比指的是该学历段的男性与该学历段的女性结婚的比例。

根据 2015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我们匹配了每一个人的父母，对比父母的学历情况，可以发现父母学历的匹配大致呈现对角线的模式。比如小学学历的男性，婚配对象中小学学历比例是最高的；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男性，最愿意选择大学本科的女性为配偶。

也就是说，至少在教育程度方面，**门当户对的“同质婚”，以及女性的“向上婚”是最普遍的两种情况**，正因此网友对女博士爱上男中专

生的反应非常激烈。而数据显示，小学学历的男性失婚率要远远高于小学学历的女性，他们在婚姻市场上已经很难匹配到合适的对象。



电视剧里演的大龄不婚焦虑往往集中于大城市的非体力劳动者，但更严重的问题其实在广袤的农村。当前全国 30-34 岁的农村小学学历男性未婚比例为 28%，35-39 岁未婚比例 20%，40-44 岁未婚比例 15%。**比起“高知剩女”，低学历男性，尤其是农村低学历男性的失婚现象，才是真正值得重视的社会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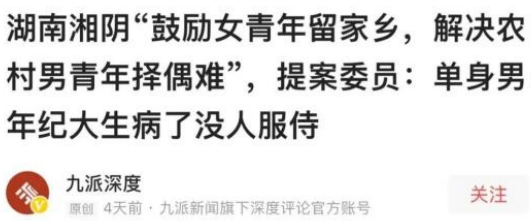


电影《光棍儿》剧照
来源：豆瓣

郝杰导演的低成本独立电影《光棍儿》就是聚焦河北省张家口治下顾家沟村的四个老“光棍”的生活图景，展现了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国农村男多女少，留守的大龄单身男性婚姻和性需求无从满足的窘境，片中还有拐卖妇女的情节。

很难想象电影的舞台就在距离北京仅有 150 公里的地方，而时间是 2011 年。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多年后，影片中的一切依然在中国农村继续发生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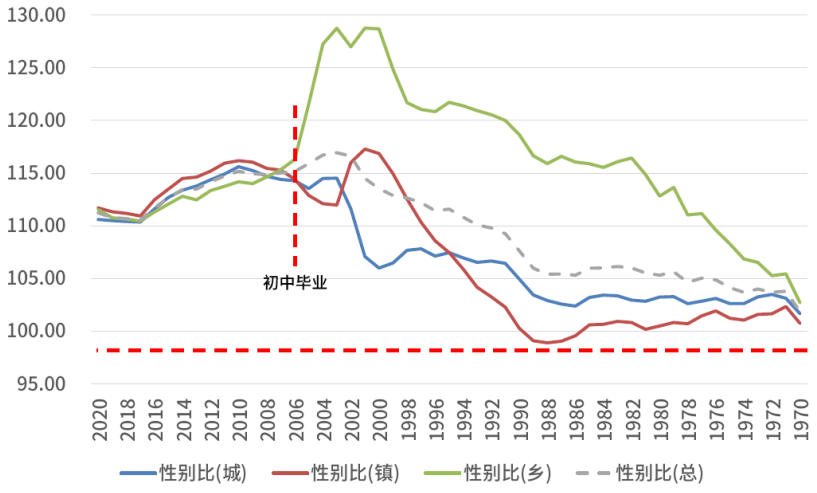
去年 10 月，湖南省某县一位政协委员发了一则《关于重视农村大龄青年择偶男》的建议，有媒体随后发表题为《“暖农村大龄男被窝工程”很有必要》的评论文章，引发网络热议。



来源：网络

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大大提高了人们生活、工作和婚育的选择空间，也大大改善了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的境况。她们可以流动到城市里自主择业，获得经济独立，依附男性不再是她们仅有的选项。

在农村出生女性境况改善的另一面，农村的男性失婚现象愈演愈烈，而区域发展不均衡、性别偏好造成的男多女少和“向上婚”、“同质婚”的社会观念依然如故。在这些外部条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处于婚姻市场排序较后位置的农村低学历男性被“剩下”是注定的结局。



数据来源：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

注：横轴为出生年份。

小结：看不见的背面，是失语的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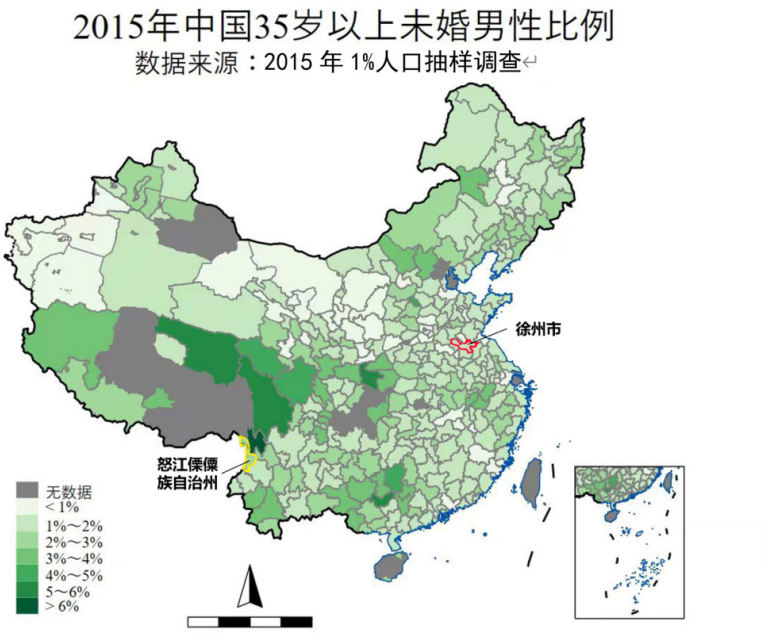
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从 2000 年到 2020 年，无论学历和性别，中国人的平均婚龄都在推迟。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也推迟了男女的结婚年龄，但略有些微妙的是，**高等教育对不同性别最终结婚率的影响是相反的**：本科学历男性结婚率大大高于小学学历男性，而本科学历女性的结婚率略低于小学学历女性。

在性别失衡的宏观结构下，男性和女性择偶难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语，那些失婚又失语的低学历农村男性，客观上将是潜在的社会隐患，风险将随着适婚男女数量差的增加而逐步升级。

对高学历女性而言，高等教育推迟了她们步入婚姻的平均年龄，也降低了最终结婚的可能，但作为一个群体的高知剩女现象是不存在的。

女性的终身不婚率很低，就算高学历女性也仅是略高一些，40 岁的本科和博士学历女性未婚比例仅仅比小学学历女性高了 3%和 6%。况且，高学历女性仍属于少数精英，其规模在全国 14 亿人口中占比很小，不足以形成结构性的问题。博士学历女性仅占 15 岁及以上女性人口的 0.09%，而小学学历男性占 15 岁及以上男性人口 17%。

男性的婚姻市场竞争更为严峻，结婚率在学历维度分化显著，低学历男性失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显现。40 岁的小学学历男性未婚比例 15%，要比同龄的本科学历男性高约一成多，但这部分失婚群体在公共舆论中的话语权远远低于大城市的高学历精英。



来源：《中国的大龄剩男在哪里？》，作者：李婷，武翰涛，董浩月。

中国人民大学李婷教授的团队利用2010年普查的微观数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计算了县级 35 岁以上未婚男性的比例。整体2010到2015年的模式一致性较强，农村的数据和总体情况接近。

团队发现**我国大龄剩男比较集中的有几个区域：安徽南部连接到浙江西南地区、河南西部连接陕西东南和湖北西部成片区域、广西北部连接贵州东南和湖南南部地区、云南西南部、以及川西滇北的藏族地区**。江苏徐州等东部沿海地区剩男比例并不高。在最落后的地区，女性通过主动选择或者是被拐卖离开，被剩下的当地男性却难以发出声音。

这一切只是个开始。今天的现状承袭于城乡二元体制和计划生育政策加剧的男孩偏好，在B超技术普及以后，计划生育造成了严重的性别干预。2000年，全国新生儿性别比119.92，三孩性别比160.29，据于弘文的计算，在2000年出生的孩中，在全部已经育有两个女孩的家庭中，第三个孩子的性别比高达381:100。**性别失衡的隐忧，将在这一代人步入婚龄后开始逐步显现，成为整个社会都需要承受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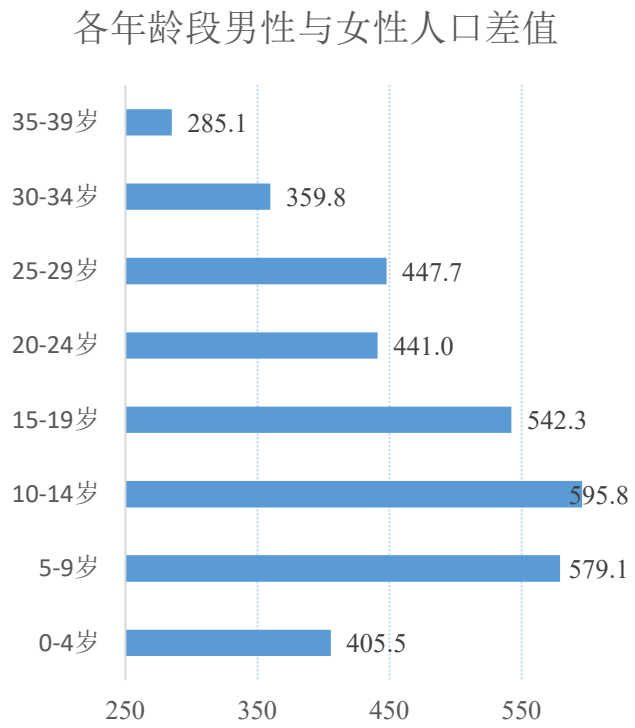
表4　按已有子女性别分的下一孩性别比　单位：女性＝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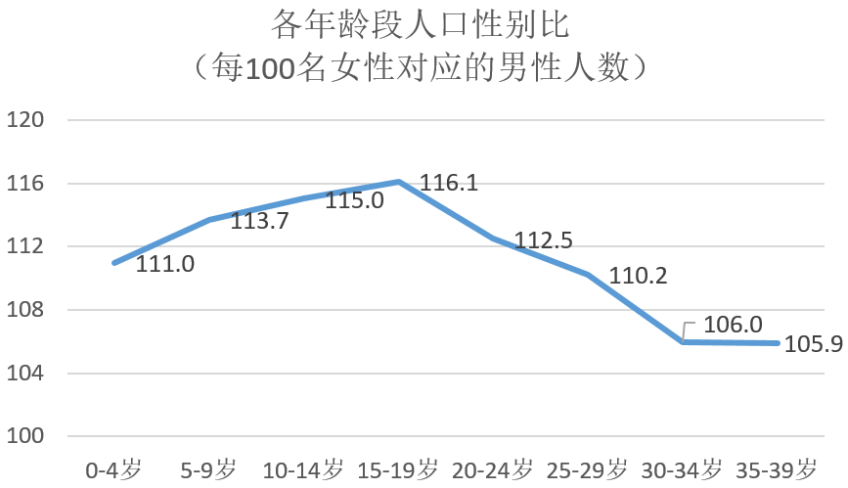
已有子女		下一孩性别比
无		105.5
一个	男	107.3
	女	190.0
两个	两男	76.5
	一男一女	122.1
	两女	380.6
三个以上	女＞男	231.3
	女＝男	160.0
	女＜男	74.1

资料来源：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

资料来源：于弘文，2003，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统计失实还是事实偏高，人口研究。

七普微观数据显示，中国0-29岁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了3011万，其中20-29岁是888万，10-19岁是1138万。正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所言，可以预见，**婚姻市场挤压的烈度将在未来的10-20年内拾级而上**。





人们的感知与现实分布往往不成比例，数量众多的人生活在一线城市的高楼之外，在公共舆论场中，他们通常是面目模糊的失语群体，被主流所忽视。但地理和心理距离的遥远，并不能消弭问题本身的紧迫和严重。**城市高学历白领的背面是农村低学历“光棍”，而大量失婚男性的背面，是同等规模的消失的女性。**

如果无法正确面对数十年来亲手创造的现实，我们可能更无从知晓该如何应对未来。

参考文献：

林小昭：《中国青年结婚年龄不断推迟：30~34 岁占比大幅上升》，第一财经。

唐闻佳：《今天国际家庭日丨上海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户籍女性初育年龄 30.29 岁》，文汇报。

郭晓菁，聂日明：《马上评丨全年人口净增长 48 万，意味着什么》，澎湃新闻。

穆光宗：《人口志丨“七普”数据与“3000 万光棍人口”》，澎湃新闻。

朱州，赵国昌：《上大学会多大程度上推迟初婚年龄?——基于 IV-Tobit 模型的估计》，人口学刊(02),5-16。

李婷，武翰涛，董浩月：《中国的大龄剩男在哪里？》，公众号“严肃的人口学八卦”。